

中国当代实力派 作家大系

4

京 夫 小说精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

京夫小说精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 插页 500 千字

1995 年 3 月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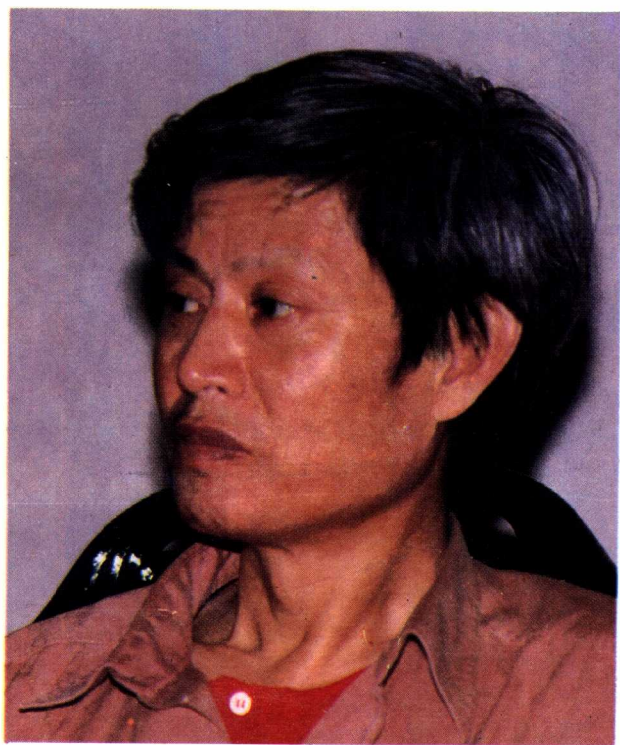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6,000

ISBN 7-80605-168-6/I · 134

定价:24.20 元

出版说明

- 一、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的入选作家，是那些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显示过实力并将继续显示实力的作家。
- 二、所选的中短篇小说均为各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。
- 三、出版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旨在文化积累，旨在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归纳。该大系不薄流派，亦不唯流派。
- 四、大系只出精装本是出于收藏的考虑。每种书后附有作家著作目录，作家系年等文献资料，是为研究者提供工作参考。



京夫近照

KAC74/02

京夫简介

京夫，原名郭景富，陕西省商州市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驻会作家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《手杖》《娘》等百余篇，中篇小说《白喜事》《神事》等二十部，长篇小说《新女》《文化层》《八里情仇》三部，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当代文学奖，“中国潮”报告文学奖、金盾文学奖等多种奖励。京夫作品笔力扎实，内容丰厚，题材涉猎广泛，尤以农村题材小说见长，受到广泛好评。

目 录

白喜事.....	(1)
啤酒.....	(121)
军人.....	(179)
平衡.....	(242)
王三黑子告状.....	(311)
雅堂.....	(343)
万有娃闯荡江湖.....	(419)
三月雪.....	(479)
蛟.....	(532)
娘.....	(578)
手杖.....	(594)
家丑.....	(604)
铭鼎.....	(625)
生龙寨.....	(641)
人事.....	(658)
有福奶奶.....	(677)

附录：

1. 京夫著作目录…………… (699)
2. 京夫得奖作品目录…………… (700)
3. 京夫作品评论目录…………… (700)

白 喜 事

题 旨

谁能在这块土地上把事业
推进一步，或是让这儿的习俗
乃至社会前进一步，那他无疑
便是英雄。

小 序

陕南农村，大凡男婚女嫁、降男生女、筑屋祝寿等庆典之举，皆称为喜事；而丧葬祭祀，却也称为喜事，这大约是忌讳那个“祸”字，不过这等事，前边要冠个“白”字，叫做“白喜事”。当然前者便是“红喜事”了。

这篇故事，写的是福寿奶奶的丧葬过程，当然是“白喜事”了。因为是“白喜事”，喜庆的气氛便不能令人满意了，难免戚戚然，调子要沉重一些。我们总不能大锣大鼓、花花绿绿地给她老人家送葬啊！

第一个夜晚

福寿奶奶是傍黑歿的。

邻居们都感到小小的突然。

福寿奶奶是常病子，时起时睡已经有三年了。病情有时沉，有时轻。端阳节时来善两口子慌张了一阵子。人们预言，福寿奶奶怕吃不了新麦。结果麦收前，她又垫一块草团，坐在场边吆鸡了，新麦是吃上了。到七月，人们又不见了福寿奶奶，看见木匠李二疙瘩在来善家场院摆开了战场，做起了三寸厚的松木寿材。大伙儿断定：福寿奶奶怕是吃不了秋了。但是到打糜谷时，福寿奶奶又坐在场院的草团上了。庄上的人们私下说，福寿奶奶恋着今天的好光景，来善劳动致富，在全社、全区中了头名状元公，眼前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奶奶哪舍得丢下这油和面的软和日子蹬脚闭眼啊！苦了一辈子的老奶奶，也该享两天福了。冬至前两天，福寿奶奶又睡倒了。人们断定，福寿奶奶是过不了这一关的，阳寿怕是尽了，该活 89，怎么也凑不够个整数。唉！但却出现了奇迹，冬至那天，狂风暴雪，气温骤降，福寿奶奶却没有起程，反而坐起来，要来善媳妇端一碗豆腐脑儿，连汤带水儿吃了。人们松了口气，看来福寿奶奶一定会活过年，甚至会活三年五载，也未可知。破罐儿耐过浑罐儿，别看她病蔫蔫的，说不定那些六七十岁的人，还会走在她的前

头呢！

福寿奶奶吃了新麦，吃了新秋，又经受了冬至这个关口的考验，孙儿来善两口子把奶奶尊为全家的吉星，整日价当作老佛爷似的供奉，尽量使这位老寿星，福寿双全。福寿奶奶喜欢五谷，夫妻俩便把粮米做成精的，提壶送浆，百般殷勤。如今家道这般地好，请医吃药，也放得开花钱。奶奶病榻之前，桔子汁啦，罐头啦，麦乳精啦，应有尽有。来善媳妇，对奶奶孝敬得尽心尽意，一天一打扫，三天一换洗，一天两头坐在炕沿陪奶奶说话，眼看着福寿奶奶昏花的眼里，有了光气，端上盛挂面条的细瓷碗儿，手也不抖了，一天下得去四块蛋糕、三两挂面、半瓶桔汁。老奶奶不仅活着，还活得有滋有味儿！

今天一大早儿，福寿奶奶还让来善扶着坐起来，一次下去了半斤蛋糕；之后，由来善背着，看了栏里的猪，看了棚里的鸡，看了柜里的粮食。她还要到屋东的机器房里去看新买的榨油机，来善没能满足她，原因是外面风大。之后，孙媳妇春英又给奶奶洗了脚，梳了头，捉了虱，让她试穿了她亲手做的老鞋。告诉奶奶，新盖的三间房里，火炕已经盘好了，正烧火烘干着，等打糊了墙壁，棚了板楼，在年前把她背到新房去，让她老来也住得宽敞明亮些，享享社会主义的福。奶奶似乎在笑，还说了句不甚清楚的话，意思是托社会的福。看见奶奶气色很好，来善与春英商量，暂不忙给奶奶准备后事，当下把 300 元钱，让人捎到城里买面粉机。

早饭后，福寿奶奶的娘家侄孙来了，给奶奶拿来了一包红糖，说了好些家常话，代表当着支部书记的爹，对老姑奶奶进行了慰问。那娃说，他爹新近忙，顾不上过岭来看姑奶奶，春节时再来。侄孙走时，背走了二斗一袋的 80 斤苦荞麦，说他爹

有风湿病，吃不得花荞麦凉粉。福寿奶奶自那娃走后，就眼见不好了。春英见状，慌忙跑到机房里，把正开机榨油的来善拽过来，告诉来善，奶奶病重，是因了老舅家来人又背走了80斤荞麦。老舅家尽来借东西，粮也借，钱也借，油也借，是刘备借荆州。前两年来善家受困时，老舅家要啥有啥，没见给这里一个蒿草棒儿。

来善见奶奶不好，制止妻子：“你尽叨叨个啥哟！”

春英愤愤不平：“再不把老舅家借的500元要回来，万一奶奶有个不好，拿甚给奶奶置办……”

来善叹了口气之后，忙给县里的朋友写了封信，把早上捐去的钱追回来，面粉机先不买了。

来善又到医疗站，按照县医院老中医开的处方，给奶奶取了三剂中药，让媳妇赶紧熬好，服侍奶奶喝。

作为孙儿，他要替父亲在奶奶跟前进双份儿孝。他如今手里有钱；没有钱，借呀贷呀，也不能耽搁了奶奶的病。他没能对得起父母亲。他们离开他时，他还小不省事。加上，奶奶为了顾活人，也不允许为死去的人借贷告帮。

奶奶临终的那一阵儿，像是将熄的油灯，还挣着劲儿亮了一会儿，思维和语言竟奇迹般地清晰起来。

“善儿！”她伸出了一只枯槁的手，深陷的眼睛里，像是幽谷里由远而近亮起了两盏灯，异常明亮。

来善连忙放下粥杯，握住了奶奶的手。他觉得那手还有力量，而且发热，便亲亲热热地叫了声：“奶奶！”

“磨一斗麦子你收多少钱？”奶奶问。

“四毛钱。”来善说。

“岭那边呢？”

“五毛哩。”

“嗯。”奶奶似乎点了下头，“一斗豆面呢？”

“六毛。”

“岭那边呢？”

“也六毛。”

“你收五毛。噢！比他少收一毛！”

“对，奶奶，收五毛，把多收的退给人家”。

“你老舅家背了几斗麦？”奶奶问。

“八斗！”

“木板？”

“五块！”

“钱？”

“550元！”

“帐呢？”

“我记在心里。”

“落在帐码上！”

“嗯！”

奶奶交待完了这一切，抽回了手，收了“功”，不再说话了，大口儿喘着气。

来善见状，慌忙向春英递了下眼色，两人用棉被给老奶奶裹了身子，背到新房炕上。春英又失火似地叫来了东院万全婶子。

万全婶子看了看福寿奶奶的眼神，把来善两口子叫到一边：“快准备后事，你奶奶怕是要起程！”

来善慌了，赶紧喊回在东坡上烧木炭的来喜。打发来喜到镇上搬“倒头纸”，舁孝布，赁碗筷，请厨师……

来喜刚背了火纸回来，福寿奶奶便咽了气。

福寿奶奶毕竟是 90 岁的人了，活够了寿，因此，死也像生一样，不怎么震动乡里。人们只说：“福寿奶奶到底走了！”便也不甚怎么的感叹。真有点像是福寿奶奶自己准备走，别人也不挽留的味道，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来善两口子 and 两个从学校放学回来的女儿，极自然地，很符合礼仪习俗地哭了一场，便擦了泪。万全婶子洒了几滴清泪，走上前，像对淘气的娃儿似的，连哄带劝，念念叨叨，拉拉拽拽，给福寿奶奶穿上了寿衣。

死亡原本像诗一样美，一样有韵律，一样的抒情！

新房的屋地上，杂乱无章。新打的水泥地板还未干透，堆放着从县酒厂拉回的酒糟被推到屋角；屋角未铲除的泥片砖屑，被抬到屋外，搅动的尘土和着酒的醇香，在屋子里弥漫着。

来善和他的堂兄来喜两个男孝子，一人抱半捆火纸，跪在停放奶奶的炕前，一张张地拈着，丢入被火焰烤红的陶盆里去。桔黄色的火焰，追逐着青蓝色的烟缕，噗噗地响着。火蝴蝶似的纸灰，经受了火的洗礼，在空中翩翩飞舞，之后变黑了，跌落下来，发出金属一样的声音。

屋子里被火光映照的一张张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的面，严肃而微显惊恐，仿佛在思索人生的奥妙的哲理。纸灰的呛味儿，使屋子变得肃穆和宁谧。

燃完倒头纸，灵堂已设置好了。死者被万山大叔抱着，放置在厅堂的停尸床上，用麻纸苫了脸，拉上了帐子，点上了神灯。灵前香案上，点着两只漆蜡，中间放一尊已经被尘封的灰黑色的锡铸香炉，供着一炷加了香料但粗糙得像荞面饸饹似的

神香，散发出苦艾和烧牛粪一样的呛味儿，使灵堂有一种神秘和庆典的气氛。

邻居们都向新房拥来了，点着麻秆火的，打着灯笼或手电筒的，摸着黑高声说笑着。男人们帮来善搬桌凳，打扫屋子，给灵堂放孝子守灵的麦秸，给伙房劈柴。女人们到厨房涮碗筷，洗萝卜，削洋芋片，擀杂面条；到磨房拉玉米糝儿，到碾房去碾荞麦粉儿。

人们松散地配合着，干着，历数着福寿奶奶生前的功绩，赞扬着死者生前的好脾气，羡慕死者活到了高寿。人多手稠，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，一应准备，基本就绪。这时，万山大叔慌忙跑到烧第二遍纸钱的来善跟前，把来善拉到背处，道：“我请过下湾贾阴阳了，他说你奶奶属虎，俗话话，龙出四六，虎行五七，下葬得到五日过了，你得把吃的多备办一些。你户下孝子多，就这也哭不下来，得请个全套锣鼓的孝歌班子，给守灵人撑眼皮儿赶瞌睡虫，你看怎安排？”

来善既伤心，又劳神，只两个钟点已经明显看出精神不来劲儿。他揉着红肿的眼睛，信赖地对万山大叔说：“这事儿，叔你经见的多了，你就看着办吧！我是人到事中迷呀！”

“反正就这一个老人，权当给你爹你娘行孝哩，该花的钱就花吧！”

“权当你叔是当家！你做主吧！”来善真诚地说，“我爹死得早，我虽也快40的人了，还是不懂世事，你就是我的亲爹咯！”

万山大叔是来善一家的保护人。他和来善他爹过从甚密，同舟共济，像亲兄弟一样。自从来善爹娘死后，万山大叔时时照看，事事关心，是来善家的当家顾问。如今来善发了家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，光凭来善两口子的能耐，也不会有目下的局面，

这没少了万山大叔里里外外的经管。来善对万山大叔是言听计从，尊若亲娘老子。而万山大叔对这两口子，开言动语从来都是带有指令性质的。

万山大叔颠颠地走了一段路，又回过头来，快步走到双目送迎的来善跟前：“嘿，忘了件要紧事，得赶快派人给你老舅家报丧！”

来善迟疑了下说：“明天也不迟嘛！”

“嗨，你这娃，按常礼也得快去，人家是你奶的娘家人；再说，你老舅家又是咱队的头面人物，当着大队支书，谁家红白喜事，不先请人家？你从公亲两头，都要快马快报，弄不好，他代表死者的亲属，只消稍微表示点不满意，让你会受不了。”

来善一听，也有道理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还是叔想得周全，你老叔看应当派谁去，你就作主吩咐。”

这位全权代表，紧了紧腰带，扶正了火车头棉帽，颠颠地去了。

来善经前辈一番指点，经料峭的夜风一吹，半天发木的脑门儿便清醒了许多，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，马上振作了起来，揉了揉红肿的眼睛，拍了拍太阳穴，疾步走到老屋，换去了面粉浸染的工作服，套了件黑罩衫，把早先给娘行孝时戴过的八尺长孝，在平头上挽了三匝，把剩下的拖在后背上，一直拖到屁股以下。才走到新房灵堂，重新跪倒，给奶奶化起纸钱来。否则，要是奶奶娘家人来了，孝子没挂孝，那就是对亡灵的最大不敬，对先祖遗训的背叛和亵渎，那可非同小可！

烧罢二遍纸钱，更换了神香。去镇上掰孝布的人回来了。万全婶子操一把剪刀，在院内的捶帛石上打坐了，按照亲疏远近，

把孝子分成三等。重孝者，每人拚五尺白孝布；一般亲属者，每人三尺；旁亲者，每人二尺。福寿奶奶亲生儿女已经先她过世去了，孙儿也只会来善兄弟两个，但旁亲特别多，特别是奶奶生前人缘甚好，膝下拜亲的干儿女成班成排，这些人也应份得重孝。这样，25丈布是散不到头的。万山大叔一看孝布太少，忙差人到镇上货栈，又买回议价白布10丈。正拚着，有的人提出，福寿奶奶寿高，辈份也高，全庄人谁个不是她的孝子。人们都愿给老奶奶行孝，这自然是老奶奶生前的积德，死后的名望，也是看得起来善这个全社先富起来的典型，能不在乎那二尺孝布吗？再说二尺白布，在头上也绕不了几匝，扯三尺能多扯多少呢？就每人三尺吧！这一来，又扯去了10丈。嗨呀！这样，倒也气魄，顿时把个夜幕笼罩的山庄，弄得里里外外，一片素白。福寿奶奶虽也平凡如草木，但这般盛况，真可以说是“村葬”了。福寿奶奶生前从未得到过的荣誉，死后却得到了。

庄东新近被人们硬是劝说着剃掉了清朝辫子的旁姓曹大爷，按习惯，也是福寿奶奶的下辈子，年已70。他也从万全婶子手里得到了三尺孝布，两手抖索着终未盘到头上，悄悄把孝布叠了叠，揣到破棉袄的怀中，到福寿奶奶的灵前，磕了一个头，便出了门，从房后的小路，踏着阴沟里尚未化尽的残雪，猫腰跑回家中。他预料到这几年，他也要起程。人死如灯灭，生命化为一缕青烟，化掉了，有甚么害怕的。可他偏偏害怕那个时刻。他们曹姓户下没有几个人，死了拚孝布，不要几丈白布的？如果都像福寿奶奶，全村人都挂起孝来，儿子可是遭罪了。儿子是个肉头人，不像来善那样有能耐，能发得家，致得富。他家现在还是困难户，还要来善带动相帮。看来他实在不敢得病，不敢轻易就蹬腿闭眼啊！为儿子计，得活得长些，再长些。他

暗暗抱怨来善起来：“你腰粗气大，在社会上戴花披红，这老叔服你！你主动提出富帮穷，要带咱兴娃也富起来，老汉我明你的心！你是个不凡的人，比古圣人还叫人敬，可你怎么随便立规程，好个全村挂孝，户户皆白？这叫我们这穷家小户怎么办呢？”老人家喃喃地抱怨着，从怀中掏出叠成豆腐块状的孝布，在手里掂量着，然后锁进了黑板箱里。他准备等过了这一阵，托万山兄弟把孝布退回去。但一想，觉得不妥，这不与来善生分了。兴儿还靠来善相帮致富，这相宜吗？再说，传出去了，全庄人不指着你脊背说：看，曹家那老汉多古怪，多小家子气！他又把孝布取出来，在头上缠起来，然后向来善的新房走去，他没有走小路，走在今晚一下子被人们的脚步拓宽了的大路，走向庄重肃穆的灵堂，给德高望重的福寿奶奶守灵行孝！

半夜里，自搭班的五人孝歌队，背着一面锣，一面鼓，腋下夹着唢呐布袋，风尘仆仆地来了。这个孝歌队是在木楸川刚刚结束了一家的丧葬，连送别的酒宴也未享用，摸黑从山路上赶来的。孝歌队由大胡子郑老一领班，其四位成员，一个是他的儿子小郑老一，一个是光棍汉榜柱，一个是哑巴怀喜，一个是弹花匠的16岁没妈的儿子三喜。

郑老一的孝歌队从天而降，使众女孝子们如释重负。她们中有几个哭功不到家的，已经哭得岔了声，说话像女猫叫春一样。这秦岭南边的山沟里，死了人，守灵的孝子要排班依次，不断声地哭，像接力赛似的紧张异常。孝子多了，间歇时间大，还可得到较充分的缓冲；要是孝子少，灵堂又连续不断的来人吊唁，孝子纵有哭天嚎地的过硬功夫，也是难以支撑的。孝子哭，本来就十分的凄苦，而且又这等的漫长频仍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于